

中國史學思想史

吳懷祺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文益

封面设计:贾 愚

中国史学思想史

吴怀祺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875 字数:340千

版次: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1399—4/K·415

定 价:20.00元

印数:00001—03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一项分支学科,它和其它分支学科一样,都在起步阶段。

从60年代起,吴怀祺同志就有志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十余年以后,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的研究生,提出了关于郑樵的研究,就表现出他对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特殊兴趣。1992年,他的《宋代史学思想史》出版了,这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最初成果。现在,他又写出了《中国史学思想史》,论述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和有关各时期的不同特点,论述了史学和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近代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这书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有所推进,是可喜的。还希望作者继续开展工作,作出更多的成绩。

白寿彝

1996年1月8日

目 次

序.....	白寿彝 1
--------	-------

第一编 从原始的历史意识到史学思想

第一章 从原始的历史意识到史学思想.....	3
第一节 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原始的历史意识	3
第二节 从口述史事到记载历史:历史意识的发展	7
第二章 由“六经皆史”说,谈先秦时期的历史意识.....	14
第一节 六经与史	14
第二节 《尚书》的历史盛衰总结	16
第三节 《周易》的通变历史思想	22
第四节 《三礼》和典制上的损益史观	30
第五节 《春秋》的史义与属辞比事	34
第三章 先秦诸子历史观点的争鸣	40
第一节 古史的观念	41
第二节 先王和后王的观念	44
第三节 《洪范》和五行说	51

第二编 中世纪的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四章 《史记》:史家的“一家之言”.....	59
-------------------------	----

第一节	学术汇于一的不同途径和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59
第二节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对历史变动过程的认识	70
第三节	追求财富的情性与历史运动的趋向	75
第四节	承敝易变:历史必变的思想	78
第五节	《史记》和大一统的时代	83
第五章	封建史学的二重性和《汉书》	88
第一节	封建统治阶级的二重性需求	88
第二节	班固史学二重性的形成	92
第三节	《汉书》“宣汉”思想的特征	103
第四节	《汉书》的“实录”精神	111
附录	历代正史的《传》目比较	118
	历代正史的《志》(《书》)目比较	122
	历代正史史《表》比较	123
第六章	经学、玄学和史学	125
第一节	经学的变化、玄学的兴起与发展	125
第二节	《汉纪》的天人观与“五志”	132
第三节	《三国志》的历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品评	136
第四节	袁宏援“玄”入史,和他的《后汉纪》	141
第五节	《后汉书》的论赞和范曄的史学思想	150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民族、宗教思想和门阀观念	155
	第三编 中世纪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哲理化趋向	
第七章	史学的总结和历史的总结	167

第一节 史学总结的走向·····	167
第二节 《文心雕龙·史传》、《隋书·经籍志》和《史通》 对史学的总结·····	173
第三节 历史的总结·····	195
第八章 理学和史学·····	213
第一节 理学和史学的相互影响·····	213
第二节 天理论和历史盛衰论·····	219
第三节 正统论和史书的编纂·····	234
第四节 历史的“因”、“革”论·····	242
第五节 事功之学与经世之学·····	250
第六节 史学批评与《通志》·····	255
附录 史书体裁的发展·····	262
第四编 历史的批判和史学求变	
第九章 明末清初的史学思想·····	267
第一节 实学和经世的史学思想·····	267
第二节 历史盛衰总结的思潮·····	272
第三节 历史和学术的批判、总结·····	277
第十章 史学求变和《文史通义》·····	288
第一节 史学求变和《文史通义》·····	288
第二节 考史中的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	309
第五编 近代史学思潮	
第十一章 近代史学思潮·····	327
第一节 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	328
第二节 “新史学”思潮·····	333
第三节 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科学·····	354

第十二章 结 语	367
第一节 通变思想的意义和价值.....	368
第二节 历史借鉴的思想.....	374
第三节 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379
第四节 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的主张.....	383
跋	刘家河 389
后记	391
英文目次	398

第一编 从原始的历史意识到史学思想

第一章 从原始的历史意识到史学思想

第一节 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 原始的历史意识

史学思想的最初形态是原始的历史意识。白寿彝先生说：“中国史学的历史，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所谓远古，是指有文字记载以前的遥远的时期。在这时期，虽还不可能有史学，但追本求源，还是要从这里说起。”（《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197页）最初的史学思想的历史，是探讨历史意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据考古材料，约170万年前，我国境内出现了人类，出现了原始人群，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我们的先祖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过着“穴居野处”的生活。远古的先民，在那洪荒的岁月里，不但要运用原始石器劳动，还要制造、改进这些粗糙的石器。正如恩格斯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我们应当从原始人的物质生产、生活的本身，考察原始历史意识的发生和特点。

语言在劳动中产生了，意识也产生了。最初的历史意识是在同自然斗争中、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原始人不但要生存还要发展，只是消极地适应自然不求发展，人类将永远不能最终脱离动物状态。原始人从过往的行动中，逐渐地理会、总结出自己活动成功

与失败的原因,这就是经验的积累。过往行动经验的积累和教训的总结,体现为历史意识。生产生活的经验的积累,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历史意识体现为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又使原始人有意识地积累经验。原始人在不断地积累生产、生活经验中,掌握同自然斗争的知识,增强同自然斗争的本领,开拓新的生产领域,扩大了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自然认识逐步加深,又使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因此,原始的历史意识在生产劳动中产生,又促进了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使原始人一步步地脱离动物状态,促进原始人向现代人过渡。因此,历史意识从一开始又蕴含了发展的意识,蕴含了对历史自身的突破。

原始历史意识另一种表现是对自身来源的追寻,对自己部落、氏族起源的追溯。这首先和图腾观念糅合在一起。氏族社会里,个人是无法和自然进行斗争,获得生存资料以进行生产活动的。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这就决定了原始人要结成一定规模的群体进行活动,在一定的地区内活动着的原始人群体追溯自身的来源,根据其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及环境的特点,加上传说的影子,从对自然物、灵物的崇拜进而构造出图腾,作为部族崇拜物。在中国历史上,崇拜的图腾有植物、动物,有自然现象,也有自然物,如山、川、日、月等。

图腾崇拜中的历史意识既有虚幻的一面,又有真实的一面。原始人拟定幻化的始祖并加以崇拜,通过一种共同的氏族的标志演绎构成一种世系,虚幻的始祖和真实的血缘世系结合在一起。随着原始人从群婚向对偶婚、一夫一妻制过渡,血缘的世系越来越明晰,历史意识越来越显现自身的意义。始祖传说和氏族世系结合的原始的历史意识,有了图腾作为自己的标志,形成了一种凝聚力,维系全氏族展开生产,同自然斗争,同邻近的部族交往、斗争。白寿彝先生总结远古的传说的内容时说:“从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远古的传说主要是氏族社会里英雄人物的故事。其中包含两大类:一类是对自然进行斗争、在生产上取得胜利的故事;一类是

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故事。”(《中国史学史》第1册,第197页)

历史意识在原始形态就是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维系、发展生产、满足生活需要,有真实经验的成分,有真实世系的内容;另一方面,它通过图腾虚拟始祖的传说,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一种约束,既提高了信心,又约束成员服从氏族长的管理,从事生产与生活的斗争。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黄帝以及尧、舜、禹等,有它的“人”性的一面,又有它的“神”性的一面,体现出原始的历史意识的特点。

图腾崇拜的进一步发展便是远祖崇拜、近祖崇拜。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调查证实了这一点。马学良等编的《彝族文化史》得出这样的认识:“由采集狩猎经济向种植经济发展,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变化”。“图腾崇拜发展为祖先崇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认识发展的产物”。“父权制的确立和私有制财产的出现,需要确定和巩固的血统关系,以保证财产继承权。这时图腾崇拜逐渐向祖先崇拜过渡,对‘物化的人灵’的崇拜,让位于对‘人灵’(祖先)的崇拜”。“彝族祖先崇拜产生在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社会的对偶婚过渡的时代”。祖先崇拜又由远祖崇拜到近祖崇拜,这种变化“在血亲复仇中,若能为离自己时代越久远的祖先复仇,就越被视为英雄。但适应于父系氏族制解体后,父系个体家庭的建立,在宗教信仰方面,由远祖崇拜发展到对个体的家庭祖先的近祖崇拜。”(以上引文见该书《宗教篇》)

应该说明,由图腾崇拜到远祖崇拜、近祖崇拜是一个过程,原先的崇拜意识可能残留下来,也可能改变形式同新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而被保留。史学思想发展是辩证的发展,不能用形而上学“消失”的观念说明辩证的发展。图腾崇拜的痕迹一直到后代还随处可见。

从图腾崇拜到远祖崇拜、近祖崇拜,反映原始历史意识的发展,从虚幻的始祖和真实世系的结合,进而表现为对先祖的“慎终追远”,这本身就是在混沌中挣扎着向前发展的漫长的进程。如果

说图腾崇拜还只是以虚构的始祖业绩鼓舞氏族的成员,那么,祖先崇拜则是追念先祖在开拓中创造出的真实业绩,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诗经》的《公刘》篇记载先祖公刘千辛万苦带领部族群众,来到豳地进行垦拓,部族群众“君之宗之”,周族由此蕃衍壮大。其次,图腾崇拜讴歌的是拟人化的图腾,祖宗崇拜是真实的先祖,是“人”,有着真实的历史的内容。再次,图腾崇拜物毕竟与现实缺少真实的联结,但是祖先崇拜中的先祖、远祖与子孙递续关系是活生生的事实,其世系也明白无误地存在在传说中。先祖意识作为历史意识的内容明显地淡化了虚幻的成分,增添了真实人事的内容。应当说明,原始的祖先崇拜和后世的祖先崇拜不一样,原始祖先崇拜和神的意识并没有隔断,人神不分,人神杂糅,还是基本的特征。

原始的历史意识的特点,从上面所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历史观念与其他意识混杂在一起,它体现在生产、生活的经验中,也体现在对自然观察获得的认识里。原始人的历史意识明显地与原始的宗教观念混杂在一起。原始人关于灵魂不灭的思想,关于山川日月以及某些动植物具有人格的观念,关于祖先庇佑、图腾具有超人的力量的观念,使得原始人的历史意识沉浸在浓厚的神的虚幻的意念中。第二,随着生产的发展,对自然征服的进展,原始的历史意识逐渐从混沌状态中走出,从虚幻向现实走去。第三,原始的历史意识同样具有二重性的特点。

追溯往迹,追念先祖,是为鼓舞氏族成员在现实中进行斗争;生产、生活的经验积累孕育着生产力更新、突破;历史意识中的矛盾导致历史意识的突破、更新。历史意识发展根源于现实的生产、现实社会的变化;而历史意识对社会的发展又起了积极的作用。原始历史意识正是血缘关系维持的反映。法国人类学家雷诺说图腾的信条的最后三条是:原始人信仰图腾能够保护和警告它的部族;图腾动物能够对部落的忠贞的人预言未来;图腾部落内的人民常深信他们和图腾动物之间乃是源于共同的祖先。这种信仰把整个部族凝结在一起。

应该看到,原始人的凝聚力形成和对部族强制性的约束、禁制是联结在一起的,原始的历史意识在这里同样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节 从口述史事到记载历史: 历史意识的发展

地球上有了人,人类的历史就开始了。原始人在没有文字以前,当然不可能有历史的记载。鲁迅先生说:“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以前,就有了创作,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这是说文学创作,同样也说明原始人不可能有历史的文字记载。在没有文字以前,口述先祖的业绩要靠年长的人。其中擅长于这种工作的人,他们记忆力强,能说会道,传颂先祖的光辉业绩,讲述先辈们同自然斗争的艰辛,这里面有受挫折的教训,也有获得成功的经验。神话的内容和真实经历结合在一起更能鼓舞人心。颂说先祖的事业,成为原始人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活动。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专门讲说先祖业绩的人,似乎这些人是既通神又通人,天和人由他们沟通。民与神相隔,在他们那里却是民神杂糅。敬神祭祖的活动和鼓舞氏族成员进行生产与生活的斗争合而为一。这种专门的人是“巫”。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时代,一切有生产能力的人都要从事采集狩猎活动,年老的“瞽”者承担这种职责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毫不奇怪,“巫”和“瞽”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国语》的《楚语下》中楚国大夫观射父说: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聪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觐”,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上下之神、氏族之出,而心率旧

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卷十八《观射父论绝地天通》）

“古者民神不杂”是说司民、司神之官不同，但在“巫”那里司民与司神混一。《楚语》记载反映巫颂史的痕迹，“覡”也是巫，《周礼》里，男亦曰巫。“巫”是神职，也是人职，“制神之处位次主”等，为敬神的需要；知“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氏族之出”，是为敬祖，知“山川之号”则与管理区域事有关。巫因此在颂史之外，又担任祭祀的工作，成了“天”“神”“人”“鬼”沟通联系的人。巫风在后世仍然可见。

宋兆麟等的《中国原始社会史》说：“祭司和巫师是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的，首先他们是氏族公社的成员，是一般的人，这一点使他与人间发生了骨肉联系。但是，他自称能通神，可以同神说话，上达民意，下传神旨，预知吉凶祸福，为人治病，替死人送魂，能够用巫术、牺牲和法器进行宗教活动。如纳西族的东巴在驱鬼时，实行全副武装，跳战斗舞。于是巫师和祭师又成了人与鬼的媒介、桥梁，具有半人半神的特点。高山族把‘人’写成‘𠂇’字，把‘鬼’字写成‘𠂇’，‘巫’字写成‘𠂇’字，称‘胡求’，证明巫介于人鬼之间。”（第496—497页）巫有这样崇高的位置，他们宣传历史的某种观念也就具有一种权威性，形成对全氏族的一种支配的思想。

为了便于传颂，口述史往往要用韵语、用整齐的语句来传唱，这样唱颂出来的内容便于记忆、便于传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民族的最初的历史都是保存在史诗里。这些史诗流传下来，后来有的经过加工，保存在民族文化宝库中，成为文学、史学遗产中的瑰宝。希腊的荷马史诗，我国汉民族的《诗经》，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云南纳西族的《创世纪》等，都是这样一批作品。在这些史诗里，在神话和图腾传说的外衣下，我们看到先祖的艰难历程，也体察出先民们心目中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飞鸟走兽都是一种人格的形象，他们在追忆往事，寄托着对未来的追求。这里面融进巫史主体的见解；后世文化人在加工时又可能增添情节，即“伪”史内

容。总之,口述史、史诗表现出先民们的原始的历史意识。具体地说,其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历史的意识。每一篇史诗、每一则口述作品,都把传颂先祖、始祖的业绩作为最主要的内容。其中包含氏族起源的见解,血缘世系联结的观念。“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这是说商族的起源。姜嫄“履‘帝武敏’歆”(《生民》),周族由此诞生、繁衍强大。《彝族文化史》说到彝话的口传家谱:“彝族家支民俗发展一种记忆家族世系的口传谱系,构成方式,主要是父子连名。作为家支构成分子的家庭,不论是诺合(黑彝)还是曲诺(白彝)家庭,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家谱。因此家谱既是一个家支的谱系,又是个体家庭的宗谱。”(第371页)这种风俗一直保留到后代。口传谱系就是口述史的一种范式。

其次,是氏族凝聚必要性的观念。这是原始历史意识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氏族只有凝结成一个整体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开拓,才能发展。“族”、“类”、“种”、“方”,最初的人都是在这样的群体中把自己的历史延续下去,在艰难困境中发展自己。圣人贤人是这些群体中有能力的人,是他们带领氏族成员创造那个时期的奇迹。圣人贤人成为群体的骄傲、群体的代表。这些成为史诗、口述史中的主要的内容,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口述史在那个时代也确实起了这样的作用。口述史、史诗受到初民们的重视,其原因也在这里。

最后,口述史传播了带有经验性的认识。这里包括对自然斗争的认识,也包括同其他氏族斗争的看法,也包括维系本氏族团结的经验和认识。《尚书》、《诗经》、《周易》等,许多关于原始部族历史的篇章,提供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思想。《生民》既有开拓的经验,也有后稷种植方面的经验。《周易》的《系辞》叙说伏羲、神农氏、黄帝、尧、舜每一个时代成功之后,借着解说八卦提出一种认识。如谈到黄帝业绩的取得,是顺应“民”心,以穷通变化的精神治理部族的结果。《系辞下》说: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史记》的《五帝本纪》根据口述史留下来的影子，谈到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战的成功经验：“乃修德振兵，治五气，抚万民，艺五种，度四方”，并且教士卒习战斗如猛兽一般。

由此可见，原始的历史意识成为氏族成员的一种信念，成为氏族战胜自然、保护部族以至拓土开疆的一种推动力量。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历史意识，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推动社会的积极的力量，尽管历史的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能成为一种惰性的力量，怀旧、保守以至拒绝接受新的事物。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中断，也由于历史意识自身的矛盾，历史本身就是新旧联系、过去和现在的联结，因而它蕴含发展的观念。这种惰性力迟早会被融解，因而历史意识的积极意义始终是主导的方面，这是我们研究历史意识起源得出的看法，应该说是合乎事实的。

口述史事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它容纳的信息量很有限，表达的认识随着口述者的变化而有差异，加上人神混杂、虚构的成分的增加，从而反过来又削弱了它的积极意义。社会向前发展，这种表述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需要。文字产生，不但是历史记载上的进步，也是推动历史意识发展的需要。“前人之所以垂后，后人之所以识古”，离开文字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巫”与“史”的联系，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还有一段话：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在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